

德政之要——《资治通鉴》中的智慧(5) ◆ 姜鹏

用权力掩盖真相

但这么大的事怎么瞒得住呢,有人举报说侍奉皇后医药的这些人有问题。皇后临终前不是已经怀疑药里有毒了吗?有这样的举报当然正常,所以所有侍奉皇后医药的人全被逮起来审讯,淳于衍当然难脱干系。知道淳于衍被收系之后,霍显开始慌了,万一淳于衍在监狱里抗不住审讯,都招供了可怎么办?于是这才把整件事情告诉霍光,要霍光想办法庇护淳于衍,不能真让她吃官司,否则霍家也跟着完蛋。霍光闻言大惊,要不怎么说他治家严重失败呢,老婆仗着他的权势铸下弥天大错,他到这时候才知道!该怎么办?霍光一开始想自我检举,却始终犹豫下不了决心,这么干虽然符合道义,但霍家肯定要完蛋。直到下面负责办案的把公文送到他办公桌上来了,向他请示这件事该怎么办,霍光才最终作出一个决定。这时候的霍光,平时处理国家大事时的智慧和魄力都不见了,做出了和普通人一样自私的抉择,大笔一挥,在文公上批示说,其他的人都要好好审问,淳于衍这个人可以放过,不必审了。因为霍光是首辅大臣,重大事件在到皇帝那儿之前,都要先向他汇报,向他请示,霍光就利用这个权力把淳于衍给放过了,也把霍夫人主谋毒死皇后的事给掩盖起来了。

又过了不久,汉宣帝迎新皇后,这位新皇后就是霍光的小女儿。这次霍夫人如愿以偿了,小女儿终于当上皇上了。但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吗?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,毒害皇后这么大的事能这么轻易地瞒天过海?霍夫人还沉浸在女儿成为新皇后的喜悦中时,霍家灭门之祸的恶因已经种下。

霍家女儿成为皇后之后,生活作风上和许皇后形成强烈对比。许皇后出生贫苦,所以做了皇后之后依然保持着节俭朴素的风

风。霍小姐可不同,什么排场没见过?生活光朴素不讲究那还行?她一入主后宫,坐的车子开始讲究起来了,身边的侍从开始多起来了,平时用来赏赐身边人的钱和物动辄以千万计。否则怎么体现得出霍小姐出手阔绰呢?总之,她从进宫后,后宫的开销一下子就几倍几倍地往上翻。汉宣帝对这位霍小姐什么态度,不太清楚。但从史书用这样的角度来记载霍小姐的生活作风来看,至少舆论对于这位新皇后没有太多好评。女儿的教养是折射父母为人的镜子,霍光不懂齐家,在他女儿身上再次得到印证。

日无干日好,花无百日红。霍氏一家仗着霍光的势力如此骄横不法,难道霍光真能永远对霍家这样庇护下去嘛?霍氏幼女成为皇后之后的第三年,霍光去世了。这当然是震动朝野的大事,霍光的去世意味着权力格局很有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,稍有政治敏感性的人应该都能察觉到这一点。对于霍家人来说呢?照理说庇护神不在了,这些人总该收敛点了吧,不,这一家老小反而更加骄纵不法。这都是平时老子天下第一惯了,观念中毫无忧患意识,管你天崩地裂,老子依然我行我素。

终招灭顶之灾

霍光去世之后次年,汉宣帝立太子,立的是他的第一个孩子,也就是他在做皇帝之前,和许皇后作贫贱夫妻时代生养的儿子刘奭。霍显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大怒,不仅气得吃不下饭,甚至于气到吐血,说道:“此乃民间时子,安得立!即后有子,反为子邪?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五)她认为刘奭不应该被立为太子,因为他是汉宣帝在民间时候生的孩子,这个反对理由很奇怪。其实真正关键问题在后半句,许皇后的儿子把太子的坑给占了,那以后她自己女儿霍皇后生了儿子怎么办?岂不是做不成太子了?为解决这个问题,霍显又想出一个更为歹毒的办法,居



然教唆霍皇后设法毒死太子。坏事做多了,也会越做越顺手,越做胆越大。上次毒杀许皇后,暂时侥幸没被查出,把霍显的胆子养肥了,居然想故伎重演,再对太子下毒手。所以大家记住,首先,千万别去干坏事;其实,干了坏事暂时没被发现,不是福,而是更大的祸!它会让你误以为干了坏事可以逃避惩罚,而去积累更多的罪恶,最终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
霍光去世后的霍氏家族,应了现在流行的一句网络语言,叫“不作不死”。在实权受到削弱之后,这个自以为天下人莫奈我何的家族,开始有了一种紧张感。再加上许皇后乃是霍氏下毒害死的传言在民间广泛流传,原先不知道内情的霍家重要男性成员霍禹、霍山、霍云等人听到风声后去向霍显质证,问是否真有此事?霍显这才把当年的密事向霍禹等人盘托出,承认确有此事。这更加重了霍氏家族的焦虑感。霍禹等人开始埋怨霍显,说:“如是,何不早告禹等?县官离散、斥逐诸壻,用是故也。此大事,诛罚不小,奈何?”

沈寂口述历史

沈寂口述 葛昆元 撰稿



的新现实主义影片还未拍。这部戏是香港新现实主义第一部影片。朱石麟一字未改就开始拍了。放映后,《中秋月》的上座率虽不如《蜜月》,但评价相当高。

记得《中秋月》未送香港前,我们讨论过,白沉不同意,说职员没有反抗精神,一定要改。我说怎么改?白沉说:“你不改,就不能送出去。”舒适说:“你算啥?你一个人反对,不成为理由,职员要生存,不能辞职的。你就算写反抗了,香港也会剪掉的,拍不下去的。”20世纪80年代,《中秋月》被评为中国十大名片之一。当时,《中秋月》我写了四天,是香港凤凰影业公司投资拍的,由朱石麟负责。

1949年11月16日,上海八家私营电影公司合并为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,简称“联影厂”。八家私营公司是长江、昆仑、文华、国泰、大同、大光明、华光、大中华。我们从广州回沪后也进入联影厂。

1952年4月1日,我们回到上海,电影界很多人来火车站欢迎我们。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厂长于伶、副厂长叶以群以及许多演员都来了。我们八个人先被送到瑞金二路一幢大楼里参加欢迎会,这是联影厂办公楼。于伶在会上说:“在香港你们的表现相当好,是爱国的,我们欢迎你们回来参加工作。”会开好后,大家就回家了。

1954年有一天,厂领导蔡贲叫我到他办公室去,告诉我成立导演室的事。他说:“我们要成立导演室,要让导演们经常聚在一起开展政治学习,商讨电影创作等问题。”他还说,我们请陈西禾和赵明担任导演室的正副主任,请你来当秘书,负责日常工作。但无秘书职务,但也不叫文书,就叫总干事。我说:“就叫干事吧。”我无所谓。

此时,因为武定路办公楼不够用了,艺术处和导演室就搬到瑞金一路的办公楼去了。那里的房子大,房间多。导演室就在图书室隔壁。不久,赵明奉调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。陈西禾主任不仅人好,而且还很有才华。他翻译的《罗曼·罗兰》颇受读者和专家好评。我到导演室上班的第一天,陈西禾就对我说:“沈寂,委屈你了。”这句话令我终身难忘。这是我回到上海后,第一次有领导这样和我说话,这样尊重我。

34.一下子愣在了原地

“那我送你吧!”秦川说。“这也不用,你不送你女朋友啊。”我指了指刘雯雯。可能听说秦川要送我,刘雯雯有些不高兴,不过她马上又换回了懂事的笑脸,“没事,我们可以一起送你。”她刻意咬字在“一起”上,我连忙摆摆手,“不不不,太谢谢了,真不用。”“老大,嫂子,你们再玩会儿吧,我去送乔乔。”大龙依旧傻乎乎的热情。“谁都不用送,你们继续,我要赶紧走了,就这么着,拜拜!”

我挥手跟他们道了别,一个人从北游走出来。可能晒了一天的太阳有些中暑,可能中午没吃好饭有点反胃,走到门口的时候,我难受得不行,一步都不想走,一步都走不动。我蹲在地上,后背被烤得热烘烘的,我知道这一次再没有人会追过来了。

眼泪落在柏油地面上,不到五秒钟就蒸发了,我终于体会到了刘雯雯的厉害,那天在学校天台她发出的大招,原来早已把我打成内伤,穿过空气,穿过身体,穿过心脏,最终打碎了我这些年精心守护的透明结界。结界美丽的碎片如同玻璃渣,掉在我心里,生疼生疼的。

我失了魂一样茫然地骑回了家,刚到院门口就闻到了炸酱的味道,果然不管再怎么难吃也还是家人最心疼我,我深呼吸了口气推开了门,正想跟奶奶起腻说句好听的逗她开心,我却一下子愣在了原地。

小船哥挺拔地站在院中,好像他就一直在那儿从未走远一样,“乔乔,生日快乐!”我看到我的太阳,他的温暖光亮驱散了所有的阴霾,光洁美好如初。我的世界终究有一块圣土,是刘雯雯永远抵达不了的地方。

我几乎扑到了小船哥的面前,靠近了才发现,他又高了许多,我要比以前还仰起头才能跟他讲话了。他还是那样好看,褪去了童稚模样,更多了些少年的俊秀。他的衬衫还是浆洗得很白,整个人透着整齐清爽,好到让人感叹,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清隽的男孩,我又怎么会那么幸运,能和他站在一起。

“我们乔乔长大了,越来越漂亮了。”小船哥温柔地看着我。“小船哥,你骗我,我等着你你却一直不回来找我,现在连夏令时都取消了,我终于知道那一小时去哪儿了,却不

知道你去哪儿了。”“对不起啊,乔乔。”“你都不知道我六年级什么样,初一什么样,初二什么样,你再也见不到那些时候的我了!”我跟他撒娇。“是啊,好遗憾啊。以后我每年都来看你,绝对不会错过每一个乔乔。”小船哥像小时候一样摸了摸我的头。“好啦,别缠着筱舟了,为了等你,筱舟都待大半天了,又帮收拾,又帮择菜,面条还没吃上一口呢,快进屋,一起洗手吃饭。”我奶奶招呼我们。

和秦川比起来,小船哥来我家那可是截然不同的待遇。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他,从小就夸他懂事,知书达理。在饭桌上,人人都抢着给他夹菜,不一会儿他的碗就盛满了,搞得好像是他过生日似的。吃完饭,家里大人又拉着他聊天,我才知道,他后来又搬了一次家,从太阳宫搬到了通县,离家特别特别远,要倒好几次车才能到。我平时只买10块钱的市区学生月票就可以了,小船哥却要买20块钱的郊区月票。不过小船哥依然争气,他考入了西城四中,北京最好的中学。虽然现在很辛苦,每天要往返很远的路途上学,但是小船哥依然那么棒,全家人都夸他有志气,有出息。

好不容易等他们家长短地问完话,我才得空把小船哥拉到了我的房间。我给他看他错过那些年里我拍的照片,给他看我攒的邮票,给他讲我听来的各种有趣的事,恨不得把我的世界一股脑地倒给他。

“你和川子现在还玩在一起,挺好的。”小船哥听我讲了秦川的事,当然孙泰这段我自动删除了,其余说秦川的,也没什么好话。

“好什么,他刚找了我讨厌的女生做朋友,小船哥,你就没看到他得意洋洋为虎作伥那劲儿,我恨不得掐死他。”我愤愤地说。

“他都有女朋友了?”小船哥很惊讶。

“可不是,我还纳闷怎么可能有女生喜欢他,我跟你说了小船哥,那个女的不太正常,估计是脑门被门夹了,她呀……”我的滔滔不绝突然止住,我想到了一件事,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,比秦川和刘雯雯交往更重要一万倍的事。

“小船哥,你……你有女朋友了?”我小心翼翼地问。

曾少年

九夜茴

